



本书作者荣获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修道院纪事

THE RECORDS OF MONASTERY

若泽·萨拉马戈 著
范维信 译

《修道院纪事》是萨拉马戈的成名作与代表作

J103749

本书作者荣获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THE RECORDS OF MONASTERY

修道院纪事

若泽·萨拉马戈 著

范维信 译

Título: Memorial do Convento

书名:修道院纪事

Autor: José Saramago

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门文化司署/花山文艺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Série Literatura), vol. 13

类别:《葡语作家丛书》文学系列之十三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统筹:林宝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Fan Wei Xin

中文翻译:范维信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Maria Luísa Leal

译介:路易莎·雷阿尔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设计:马伟达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发行数量:10,000册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Hebei, China, 1996)

第一版:澳门/石家庄(中国·河北省,1996)

ISBN:972-35-0233-X

葡语作家丛书

修道院纪事

若泽·萨拉马戈 著

范维信 译

澳门文化司署/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2.125印张 253千字 1998年11月第2版

1998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20.00元

ISBN 7-80611-414-9/I·403

1998 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萨拉马戈折桂

又一位大师级作家横空出世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点燃了那些大器晚成的作家的希望，因为此君在 60 岁以前尚未有任何声名显赫的作品。不过，自那以后，他便备受文坛注意，作品先后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他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落选者之列。终于，在他 11 月 22 日 76 岁的生日来临之前，他得到了一个全世界作家都梦寐以求的大蛋糕。

他还依例得到了一句精辟而又拗口的溢美之辞：“他那为想象、同情的反讽所支撑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触动我们，使我们得以再一次体悟难以捉摸的现实。”也许他自身就是一个寓言。

萨拉马戈 1922 年生于里斯本北部一个名为阿金尼亚加的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由于经济原因，还在念高中的他就被迫放弃了学业，转而学习为就业作准备的技术。之后，他辗转于国内的各个服务行业，最后一个体力劳动者形象是焊机售货员。1947 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罪恶的土地》出版，它让萨拉马戈从焊工一跃成为文学杂志的编辑。在接下去的 18 年中，他除了作为一名记者出版零星的游记和诗集外，主要的精力花在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巴当权 41 年的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札的斗争上。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1975 年 11

月,因为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了所供职的报社。于是,在1976—1980年间,他不得不靠译稿来维持生活。在此期间,他发表了《绘画与书法手册》和《从地面升起》,写作风格逐渐成形。从此,他专心致力于小说和戏剧写作。他真正的巨大成功是1982年《修道院纪事》的出版。这是一个丰富的多义的文本,包含了对历史、社会和个人的种种看法。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里卡多·雷斯辞世之年》(1984)、《石筏》(1986)、《耶稣基督福音》(1991)和今年问世的《所有的名字》等。

最能代表萨拉马戈创作风格的是《里斯本围困史》(1989)和《盲目》(1995)两部小说。

萨拉马戈驾驭历史的能力在《里斯本围困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书中,50多岁的老光棍、校对员雷蒙多·席尔瓦,用一个个“不”字,将葡萄牙首任国王阿方索一世在1147年请求十字军的支援以赶走摩尔人这一段陈旧的历史,轻而易举地改写了。席尔瓦的胆大妄为使得同事们目瞪口呆,他的上司、比他年轻15岁的玛丽娅·萨拉,也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敦促这位爱捣乱的校对员以恶作剧的方式讲述具有他个人特色的里斯本的历史。随着他修正的历史逐渐成形,他与萨拉的关系也在改变。

这就是萨拉马戈别具一格的风格——句子和段落像一个永无止境的滚动着的背景,允许过去和现在、小说和历史在纸上被来回涮洗。很明显,萨拉马戈关注的是历史的可改写性,以及创造(made)与制造(made-up)令人惊讶的关系。

萨拉马戈同样关注理性和个人生存。1995年出版的《盲目》像一个失落、迷茫的寓言,道出了人类最丑陋的欲望和不可救药的脆弱。

修道院纪事

一位司机在繁忙的路口突然染上了盲眼病而无法动弹，一位“错误”的好心人开车送他回家，却成了第二个牺牲品。眼科医生闻讯赶来，成了第三个……疾病蔓延开来，城市一片混乱。于是，当局下令将所有的盲者都赶进一个废置的精神病院，派武装士兵把守，并开始开枪。此时，罪恶的因子也在幸存的盲者中萌芽，口粮被偷走，妇女遭强奸。所有的一切都落入一位妇女的眼中，她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牙科医生——而伪称自己也是瞎子。她带领着七个陌生人行走在城市空旷的街道。这个奇怪的匿名团体——有先天盲人、戴黑眼罩的老人、戴黑眼镜的少女、失去亲人的男孩和流泪的狗——的结局和最终周围的骚乱一样离奇而又可悲……

对这部帮他戴上桂冠的杰作，萨拉马戈如是说：“盲目并非真的盲目，这是对理性的盲目。我们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没有理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做了，世界上就不会有饥饿。”《盲目》在西方世界受到多方赞扬。《出版家》称，“在最近几年出版的任何文字的小说当中，《盲目》都是最具挑战性、发人深思和令人亢奋的作品。”《图书馆新闻》称，“使人想起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在这哲学与隐喻交融的环境中，只有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永恒的。”《纽约时报书评》认为，“……既非愤世嫉俗，也非没有主见，而是……一种诚实地以智慧命名的品质。我们应该感谢它把如此宽广的世界呈献给读者。”《科尔克斯》则将其与奥威尔的《1984》、卡夫卡的《审判》及加缪的《鼠疫》相提并论。

如今，萨拉马戈定居在加那利群岛，微笑着将争议留给了众人。他工人阶级的出身背景和共产党员和身份使“政治影响得奖”的谣言不攻自破，但他的得奖同时又引发了另一场争吵——这已是欧洲作家连续第四次霸占诺贝尔文学奖。

评介：作家及作品

1. 作 家

在《修道院纪事》中文译本出版之际，最近的两件事值得一提：1996年1月，若泽·萨拉马戈从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尔多佐手中接受了卡蒙斯奖，此奖是为了表彰其全部作品于1995年11月授予这位葡萄牙作家的。他前往巴西出席各种庆祝仪式并发表演说，这些都曾在电视和报纸上广泛报道。

1995年末，萨拉马戈出版了一部令人不安的小说——《失明症漫记》——故事讲的是某地突然发生一种双目失明的奇怪时疫，虽然又突然消失，但已把人们及其文明的主要特点毁灭殆尽。直至读毕掩卷，我们看不到任何重建由于居民失明而遭到破坏的世界的努力，甚至看不到重建的必要，而感到的是它再现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尤其是考虑到，在《失明症漫记》发表之前，萨拉马戈小说创作的思想意识性清楚地表现为修正历史的个人意愿，不论是通过描写某些往事——例如修建马芙拉修道院——，还是通过像《石筏》(1986)中那样提出激进的假设。这部小说是从这样的念头展开的：有一天，伊比利亚半岛离开了比利牛斯

山脉,开始向南美洲方向漂移,对此人们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该书是在葡萄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当年发表的,许多人认为它意在提醒人们欧洲主义抉择的种种危险,同时也是主张与南美洲文化建立联系。《修道院纪事》着眼于过去,旨在重视历史书上不曾讲述的部分事实,把一些不知名的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他们,往往仅在统计数字中提及,与此相反的是,对于表示小小的葡萄牙所建造的巨大修道院的一些数字则很重视:这座建筑物有4500扇门窗,114口钟,长250米,宽220米,近5万名工人工作几十年,造成1383人死亡,耗费钱财不计其数。

除了上述两个事实——获得卡蒙斯奖和出版一部足以令其最忠实的读者惊愕的小说——之外,还必须指出,现在,萨拉马戈是本世纪文学中不能不提及的经典作家。以下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已发表大量关于他的作品的研究论文;他的著作译成多种文字,拥有广大读者;各高等学校对其作品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葡萄牙和国外获得各种文学奖项,给葡萄牙语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

若泽·萨拉马戈的一部小说——《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曾因涉及某些敏感问题引起了一场风波,但该书后来获得了葡萄牙作家协会1992年度大奖。不过,由于那场风波,他到位于西班牙兰萨罗特岛的住所隐居起来完全致力于写作,于是作品越来越多,因为新作不断出版,译本和再版又成倍增加。请看看他一些作品的译本和再版的情况吧,《修道院纪事》最为突出,该书在二十个国家翻译出版(从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法文到德文、挪威文和荷兰文),而现在纳入《葡语作家丛书》的这本小说在葡萄牙已出到第二十版,这在本国图

修道院纪事

书市场上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萨拉马戈并非一直以写作为生，他在发表那些使其赢得国际声望的长篇巨著之前曾走过一段艰苦的历程。下面我们要谈到他生平中的一些资料，当然不能单单根据这些来评价他的业绩。有时候，没有写入个人经历中的那些方面恰恰更清楚地向我们展示出这位作家的形象。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多次应邀讲学，例如1994年8月比较文学国际学会大会期间他曾在加拿大埃得斯顿的艾伯塔大学讲演。参加这次重要活动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其中有些是研究他的作品专家。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作家在中学学习期间中断了学业，转而去学习机械制造这样的实践技艺课程，然而，这种“大学空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赞叹，因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渊博的学识。

若泽·萨拉马戈1922年生于农业地区里巴特茹省，在里斯本长大、上学，1940年开始在里斯本医院五金机械车间工作，两年后转到管理部门，曾在几个机构任此类职务，直至1959年开始在一家出版社全日工作为止。

他于1947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罪孽之地》，但直到很久以后才按部就班地出版作品，先是出版诗集（《可能的诗歌》，1966；《或许是欢乐》，1970），后来是报纸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旅行者的行李》，1973；《里斯本日报曾这样认为》，1974；《札记》，1976）和剧本（《夜晚》，1979）。到了八十年代，几部长篇小说使他名声大振，得以专门从事作家职业。在此之前他曾任一家出版社文学编辑部主任、记者、报社社长和翻译。他也经历过困难的日子，例如，有一段时期正局发生了不利于左派政党的变化，他担任副社长的报社领导机构被解散，他本人失

了业。读者协会(一个出版和销售书籍的强大的多国企业)要出版一本关于旅行的书,请他撰写,该书后来于1981年出版,这一邀请标志着他从从事各种职业转为专门进行写作活动。

我们仅列出了标志萨拉马戈长篇小说领域历程的几本书。但是,若泽·萨拉马戈过去一直写、现在仍然在写各种不同的作品。早在八十年代,他为我们创造了剧本《以上帝的名义》,这证明他对话剧的兴趣。也是在八十年代,他出版了名为《兰萨罗特岛记事本》的日记两卷。

《从地上站起来》(1980)是他第一本获奖的小说:里斯本市奖(1980)和埃尼奥·弗拉亚诺国际奖(意大利,1992)。这部作品把新现实主义的史诗——社会理想与以众多的观点和作者插话时时引起读者兴趣的手法结合起来,主要描写早已陷入危机的农业地区阿连特茹,是一部阿连特茹劳动者的真正史诗。这是一本根据有名的历史和社会事实创作的小说,其中一些是葡萄牙最近的历史事件,例如农业革命就是这种情况。为了深入了解那场革命,若泽·萨拉马戈撰写这部作品时曾在拉夫雷农业合作社住了几个月之久^①。后来,他以在阿连特茹人民生活中搜集的材料写成小说,使作品独具特色——他们所受的痛苦,面对贫穷和压迫,表现出的尊严,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中蕴含的激情与智慧,相信劳动能改变本身的处境。甚至书名也使人想起另一位葡萄牙作家曼努埃尔·达·丰塞卡向一位阿连特茹农妇呼唤的诗句:“啊,马丽娅·坎巴尼萨/从地上抬起眼睛/我想看到旭日东升。”在《修道院纪事》中

^① 农业合作社,在这里指所谓集体生产单位,它是一种旨在通过劳动者直接参与对土地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该制度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一则由于合作社效益低下,二则由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有许多土地又还给了原来的业主。

修道院纪事

我们看到的也是同样的呼唤，呼唤他们站起来，只不过强调的是人们飞翔的愿望罢了。

其他获奖作品是：《修道院纪事》——葡萄牙笔会奖，1982，和里斯本市文学奖，1982；《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葡萄牙笔会奖，1984、评论奖和 D. 迪尼斯奖，1986、格林赞·卡维尔奖(意大利)，1987，和独立报奖(英国)，1993；《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葡萄牙作家协会大奖，1992；《上帝的名义》——葡萄牙作家协会和文化部话剧大奖。还有上面提到的卡蒙斯奖。

2. 作 品

《修道院纪事》是歌颂人类意志的。在两个卷首题词的第一意志问题便作为提示出现了：“有个人正朝绞刑架走去。另一个人看见了，对他说：‘某某先生，真是岂有此理，你就这样去死呀？’即将受绞刑的人回答说：‘不是我自己去，是他们叫我去的。’”自己去和别人叫去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故事正是在这种天壤之别中出现，围绕着一个中心内容展开的：马芙拉修道院，一项非凡的工程……靠那些根据国王的意志从附近山上取石头建造修士住宅的人的血和汗建造的工程。

十八世纪建造马芙拉修道院是历史事实。作品的名字——《修道院纪事》——可能使我们以为这部小说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再现这一事实。但是，描述事实和使用历史记载的方式决定了它与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截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修道院纪事》和《从地上站起来》一样，显示出一种社会参预意识，这证明若泽·萨拉马戈继承了四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新现实主义，这一点在其他几部作品中都显而易见，尽管他对新现实主义不无变更。在《修道院纪事》中，再现那个动荡的时代与纯粹的虚构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如果说建造修道院可以用该修道院的存在加以证明——人们可以到马芙拉去参观——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大鸟”腾空或者其神奇的动力系统：乙醚、琥珀和意志之间的吸引力，而意志是每个人内部的一小股密云，达到一定数目（两千个）时便能把巴尔托洛

修道院纪事

梅乌·洛伦索发明的机器推到空中。小说并不指望被人们视为真实可信的历史(果然如此的话就必须以有可靠资料证实的事实为准),其作用是勾画出种种假设,使之成为那个实际时代的替代物,即一种以纠正偏差的虚构替代令人绝望的事件的启示。既然我们不了解建造者们讲述的修道院历史——因为在十八世纪,那些劳动者的声音不受重视,没有书面记载——,或许应当填补历史上的这一空白,为此甚至可以借助于虚构。萨拉马戈正是这样做的,他创造出了诸如布里蒙达、巴尔塔萨尔及其一家和其他朋友这些想象中的人物,使修道院的故事更加人格化。

《修道院纪事》中的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及其发明的“大鸟”。历史上确有其人,即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这位神父也是建造者,但与国王不同。为了让修道院主教堂在其生日竣工,国王不顾臣民的死活。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则相反,虽然建造飞行器也需要人的生命,但他并不试图让任何人屈从于他的意愿,而是利用那些自然死亡的人,不依靠被迫违反自己的意志在马芙拉修道院干活的工人们的牺牲,这一点在作品中讲得很清楚。书中的人物布里蒙达在早饭前具有超人视力,在一场瘟疫期间去收集“大鸟”的动力所需要的两千个意志,使用的工具是一只口袋,口袋里一块块琥珀能吸引垂死者的意志。这些意志执行人类意志固有的意图,即升到高处,所以最终把飞行器推到空中。

关于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的发明,历史上确有证据,但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曾经飞翔过。对建造“大鸟”的大段大段的叙述是再明显不过的虚构了,把它与建造修道院联系起

来是为了引入第二个“提示”。这个提示的作用是表明，与把人们分为被迫违反自己的喜好者和迫使他人者(参见上面提到的卷首题词和国王为了满足其狂妄念头采用武力迫使臣民参加修道院建设的故事)的意志相对立的是另一种意志，这种意志让人们相互接近，把每个人的意志都聚集起来，共同努力，就能提高他们的地位。

请注意，建造“大鸟”的故事在建造修道院之前，并且贯穿全书，直到小说的结尾，即“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尔在修理“大鸟”发生事故以后作为异教徒被烧死。巴尔塔萨尔一不小心让阳光照在装着意志的圆球体上，大鸟飞到了空中，从此他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布里蒙达不知疲倦地寻找了整整九年的时间。他在一次火刑仪式上被处死使我们认为，宗教裁判所找到了他，并且可以肯定，认为他与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胆敢梦想人能飞翔的渎圣罪有关。

作品中着重描写飞行器的故事造成了一些困惑：若泽·萨拉马戈给小说取名为《修道院纪事》，而实际上“大鸟”似乎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修道院和“大鸟”这两个主题的互补性，必须了解它们各自所处地位的象征性。首先出现的是与修道院这个主题相联系的国王的意志。若不是国王有权力动用数以千计的工人，让人和牲口同样卖力、同样遭到被巨石压死的厄运，那么他的意志就会像儿童的建筑癖好一样毫无结果。接着出现的是神父的意志。为实现飞行的梦想，他得到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的合作。神父的意志及其造就的出人意料的三角联

修道院纪事

合——一位有文化的神父、一位缺一只手的士兵和一位具有超常视力的女人——创造了工人们甚至国王本人永远看不到的修道院工地的远景：鸟瞰图。这象征着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的工程先进性，象征着他的梦想和发明胜过应召前来建造马芙拉修道院的外国建造师们的创造能力，象征着神父的智慧胜过国王的权力。

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这两个虚构的人物把两项工程联系起来。巴尔塔萨尔和工人们一道连续8天运送巨石，但他又是“大鸟”的实际建造者，在神父疯了之后还负责维修“大鸟”。由于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属于两个故事及其在两个故事中的突出地位——因为使用了自己的意志——，他们都是我们作为歌颂人类意志介绍的这部小说中的英雄。国王随心所欲地强行确定工程进度，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怀着雄心和梦想又因为预感到会被宗教裁判所处死而忧心忡忡，巴尔塔萨尔是在两者之间起直接作用的人物，他虽然身上有缺陷，但一直不停地干活。布里蒙达不仅帮助巴尔塔萨尔建造“大鸟”，而且以其超人视力干其他事——收集意志。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是个文化人物，他想方设法增加学识并使之服务于一个梦想。这位神父、缺一只手的士兵和具有超常视力的女人之间建立起了相互理解的关系，他们的共同意志不断增长，成了飞行的真正动力。这个意志——技术知识、个人天资和人类力量的结合——只要得到正确引导，便能向国王的世界和以教会行使权利和人民贡献汗水为特点的社会传统秩序提出挑战。不过，尽管萨拉马戈想修正历史，但他

没有走得太远,否则虚构的小说就过分脱离事实了。正因此如此,代表思维力量的那个人后来疯了。失去巴尔托洛梅乌·德·古斯曼神父的知识力量之后,布里蒙达的透视能力或者巴尔塔萨尔坚持不懈的力量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失去一个边的三角形会怎样呢?巴尔托洛梅乌的失踪造成失去一边的状况后,他们夫妇二人只得靠巴尔塔萨尔在巴芙拉修道院干活为生,同时想方设法保护飞行器,当然这样做必须冒风险。“大鸟”是他们二人保持青春年华的秘密据,他们本人都承认这一点。正是这个秘密使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不同于马芙拉修道院的其他建设者,因为“大鸟”体现着超人类的意志,这种意志只能从众多的人类意志的联合中产生。那架被视为异端的机器被隐藏起来或者遭到毁坏以及小说末尾巴尔塔萨尔遇害都不足以否定布里蒙达的行为。在巴尔塔萨尔死亡的时刻,布里蒙达起了直至那时一直封闭在他体内、即将飞向星星的意志。这就说明意志属于他自己,属于人们赖以活动的大地,人们靠梦想能从大地上升起来。

马丽娅·路易莎·莱亚尔

1996年2月15日于马德拉

作者的主要作品

Ficção · 小说

Levantado do Chao (从地上站起来), 1980

Memorial do Convento (修道院纪事), 1982

O Ano da Morte de Ricardo Reis (里卡多·雷依斯死亡之年), 1984

A Jangada de Pedra (石筏), 1986

Crónica do Cerco de Lisboa (关于里斯本被围的报导), 1988

O Evangelho Segundo Jesus Cristo (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 1992

Ensaio sobre a Cegueira (失明症漫记), 1995

Teatro · 剧本

A Noite (夜晚), 1979

Que Farei com Este Livro? (我拿这本书怎么办?), 1980

A Segunda Vida de Francisco Xavier (方济各·沙勿略的第二